

XIAN DAI SHI JIE

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选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蒋 孔 阳 主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选

(四)

蒋 孔 阳 主 编

王 继 权 姚 国 华

荣 正 一 徐 培 均 编

张 立 里 吕 美 生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1981 年 · 合 肥

现代世界短篇小说选(第四册) 蒋孔阳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字数: 443,000 印数: 12,7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78 定价: 1.55元

出版说明

《世界现代短篇小说选》是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发展，满足广大读者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学民主性精华的需要而编选的。我们希望这部小说选的出版，能够比较集中地为现代外国文学的阅读研究和欣赏提供某些方便，有助于读者对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世界各有关国家短篇小说的了解。

这里所选的小说，虽然毁誉不一，却多属影响较大或已有定评的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或较深刻地反映现实，或较鲜明地表现时代，或基本倾向是健康的，或揭示的社会问题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较强的进步性。在艺术方面，大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个人风格。

选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品，交织成为一幅具有世界性的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这对于我们认识已经过去了八十年的本世纪，认识这经历过两次大战和十月革命风暴之后的现代世界，对于我们了解不同社会制度下各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痛苦与欢悦、追求与向往，都不无裨益。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学习其它各个民族的长处，批判地吸收和总结本世纪各国短篇小说创作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是有帮助的。在编选时，我们收录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为了开阔视野，也适当选了一些推理小说和“意识流”手法的作品。

本书分编为四册，大体上按照地域划分：一、西欧、南北欧与非洲；二、苏联与东欧；三、美国与美洲其它国家；四、日本、亚洲其它国家与大洋洲。

编选工作承各方热情关注和协助，谨表谢忱。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灰色的月亮	〔日本〕志贺直哉(1)
地狱图	〔日本〕芥川龙之介(6)
心河	〔日本〕宫本百合子(38)
伊豆的歌女	〔日本〕川端康成(64)
腊月	〔日本〕小林多喜二(90)
一个匿名画家的生涯	〔日本〕井上靖(100)
维荣的妻子	〔日本〕太宰治(136)
脸上的红月亮	〔日本〕野间宏(162)
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人	〔日本〕石泽英太郎(189)
妈妈	〔日本〕远藤周作(221)
闯入者	〔日本〕安部公房(233)
愚	〔日本〕佐野洋(261)
祈祷	〔日本〕有吉佐和子(284)
遥拜队长	〔日本〕井伏鱒二(326)
出走记	〔朝鲜〕崔曙海(352)
哑巴三龙	〔朝鲜〕罗稻香(363)
厅堂里的客人和妈妈	〔朝鲜〕朱耀燮(374)
失碑铭	〔朝鲜〕金利锡(394)
伊妮姆	〔印度尼西亚〕杜尔(408)
巴希玛	〔印度尼西亚〕梭·艾地(422)
断臂村	〔泰国〕巴莫(436)

小城轶事.....	[泰国] 差亚瓦(445)
虎刺花.....	[缅甸] 肯宁佑(457)
弃绝.....	[印度] 泰戈尔(468)
沙伦塔夫人.....	[印度] 普列姆昌德(477)
贿赂.....	[印度] 班纳齐(496)
芒格拉.....	[印度] 雅西帕尔(502)
人贩子.....	[巴基斯坦] 阿巴斯(522)
兰·曼尼卡.....	[斯里兰卡] 伊兰加拉特尼(538)
父亲上法庭.....	[菲律宾] 布罗山(543)
死人的飧宴.....	[土耳其] 库德雷特(550)
我是怎样自杀的.....	[土耳其] 涅辛(560)
他爹的伙伴.....	[澳大利亚] 劳森(565)
向导.....	[澳大利亚] 乌昂加尔(579)

灰色的月亮

〔日本〕 志贺直哉

志贺直哉(1883—1971)，现代日本著名小说家。他出生在日本官城县石卷町，祖父是明治时代的政治活动家。他在青年时代曾经信仰基督教，后来思想转变，放弃宗教信仰，致力于文学事业。在日本近代一个重要文学流派——白桦派中，他是一个主要的骨干。白桦派产生于1910年，这年创刊的文艺杂志《白桦》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不满当时文坛上流行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风气，开辟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学的独自的道路，为后来日本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志贺直哉与有岛武郎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志贺直哉早年曾对日本足尾矿工中毒事件寄予深切的关怀。在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法西斯当局虐杀以后，他以对其家属的同情向当局表示沉默的抗议。他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对美日反动派陷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松川事件提出过愤怒的抗议。这种进步的思想和他的艺术才能加在一起，反映在作品中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充满着真诚、纯朴、坚强的自信和对庸俗、虚伪的社会风习的强烈的不妥协精神，以及清新宁静的艺术境界。虽然他作品中的

世界大部分局限于自己所生活的狭小的天地中，但在他的许多小说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反对封建主义、热爱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作者忠于现实主义的精神。

《灰色的月亮》是篇不满三千字的小品，作者以蘸满人道主义的笔触，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一个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少年的凄惨身影，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萧索局面。

立在东京车站的失掉了屋顶的走廊里，虽然没有风，却感到一阵阵的寒气，幸而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夹大衣。同来的两个人，搭上先到来的绕道上野的车子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后面，等候绕道品川的车子。

从阴暗的天空，灰色的月亮朦胧地照着日本桥旁边的火烧基。大概是阴历初十左右，月亮很低，不知什么缘故，看来好象很近。时间是八点半的样子，人很少，宽大的走廊显得更加宽大了。

远远地望见电车的头灯，不一会就突然近来了。车内乘客不多，我在对面的车门边，找到了空位子坐下。右首是一个穿束脚裤子的五十岁光景的妇人，左首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大概是少年工人，背对着我，因为座位上没有靠手板，他就横坐着，面对着车门。我刚上车的时候偶然瞅见这孩子的脸，他闭着眼睛，茫然地张着大嘴，上半截身子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不是他故意在摇晃，是身体往前面倒下去，再直起来，又倒下去，这样不断地反复着，如果是打瞌睡，这样打个没完，叫人瞅着不好受。我出于本能地跟这少年工人保持了一段距离。

车子到有乐町、到新桥，上来了许多客人，有几个象是买

了东西回家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红圆脸的青年，把扛在肩上的一只挺大的帆布包，放在少年工人身边，劈开两腿在旁边站下来。在他后面，又被人挤上来一个也扛着帆布包的四十来岁的汉子，望了一望前面的青年。

“搁上去行么？”也不等人回答，就把肩上的包往下卸。

“慢着，压上去不行。”青年护住自己的布包，回头望那个汉子。

“啊，对不起。”他抬头望一望行李架，行李架上根本搁不下那个包，他只好在狭窄的地方，局促地侧着身子，仍旧把包扛在肩上。

青年觉得对不起他，说他那个包，可以把一半搁在我和少年工人座位的中间。

“不用了，并不沉，只是嫌累赘，才想搁一搁，不用了。”那汉子这么说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很惬意，这时节，看来人的脾气都变好了。

车子过滨松町，接着到了品川，有人下去，可是上来的人更多。这期间，那少年工人仍旧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

“啊，看他这张脸。”有人这么说了。说话的是四五个象公司职员中的一个，他的同伴都笑起来了。我这边望不见少年工人的脸。可是那公司职员说得可笑，大概那张脸一定是可笑的，车子里顿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那时候，圆脸的青年回头望一望身后的汉子，用手指头点点自己的胃部，小声地说：

“看样子差不多啦。”

那汉子好似吃了一惊，默默地望了一望少年工人说：

“是么？”

刚才那批发笑的人，好象也觉得有点奇怪。

“是有病么？”

“恐怕是喝醉了吧。”

他们这样猜测着，其中一个说：

“看样子也不象。”这样，大家好象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不作声了。

少年工人的粗布工服肩头是破的，从里边钉上了块手巾布，倒戴着一顶军帽，帽檐下露出肮脏的脖子，瘦得可怜。他现在不摇晃身子了，脸不住地挨擦着车窗与车门之间的那块夹板。这样子完全是一个孩子，在他的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大概把这夹板当做了谁，正在和他亲热吧。

“喂！”站在前面的那个大汉，用手拍一拍他的肩头，问了：“你上哪儿去？”少年工人没有答话，那汉子又问了一声。

“到上野去。”他很忧郁地回答了。

“不对啊，你坐倒了，这是到砵谷的电车啊。”

少年工人站起来想往窗外看，身体失了重心，突然向我这边倒过来。当少年工人向我倒过来的时候，我几乎象反射一样用肩头把他顶回去了。完全出于不意地，但我后来想想真觉得奇怪。这动作跟我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反的，使我自己也觉得惊奇。当我把他顶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少有什么抵抗力，这使我心里更觉得不好受。我的体重现在已减到八十多斤，可是少年工人的身体却比我轻得多。

“在东京站已经在车上了，坐过了站了——你是在哪儿上车的？”我从他身后问了。

少年工人没回过头来说：

“在砵谷上车的。”

“从砵谷上车，绕了一个大圈子了。”有人这样说。

少年工人脑门贴在窗玻璃上，想往窗外望，一会儿又不望了，用仅能听见的低低的声音说：

“到哪，都没有关系。”

少年工人这句自言自语的话，后来一直留在我心里。

身边的搭客们，以后再没谈那少年工人，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反正没有法子了。假使我带着吃食，我会送给他安一安自己的心，如果给他钱，即使白天或许也买不到吃的，何况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了。我带着黯淡的心情，在沱谷站下了电车。

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的事情。

1945年11月

地 狱 图

〔日本〕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现代日本杰出的作家。他出身于日本一个境遇很差的下层资产阶级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正在读大学。日本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厮杀，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走向没落。1915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罗生门》，191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鼻子》、《孤独地狱》、《芋粥》、《手巾》等，一跃而成为不满意于旧的资产阶级创作方法、促发文学“新思潮”的骁将。此后接连发表了《地狱图》、《蜜柑》、《树丛中》、《将军》、《大寺信辅的前半生》、《玄鹤山房》、《水妖怪》等小说，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以及艺术技巧的提炼和奇特而引起广泛的注意。芥川龙之介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对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兴起的相信。但他认为自己是属于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加入不了无产阶级队伍。1927年在这种世界观的种种矛盾下自杀而死，逝世时仅三十五岁。

芥川是日本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作品观点比较隐蔽，故事的结局不仅常常出人意外，而且它的含义常常要读者去琢

磨。他喜欢把他的思想隐藏在曲折离奇乃至平凡的故事里。此外，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古代的轶事与传闻，但其思想内容又全然不同于古代。这些都是他的艺术特点。

《地狱图》是芥川最好的短篇之一，同他的另外一些短篇相比，篇幅较长。但其结构仍很严谨，以一个人讲故事贯串首尾，一件事一件事地把矛盾冲突推展开来，情节离奇，却又给人一种实感。小说通过一个名叫良秀的画师为堀川太老爷在屏风上画地狱图的故事，把阴间地狱和人间地狱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的存在：一个是以堀川太老爷为代表的掌握政权、左右着周围人们命运的阶级；另一个是受这个阶级支配和剥削的人们，如良秀父女和其他普通的百姓。芥川没有直接描写贵族太老爷是怎样的残酷，而是以很多的笔墨去开掘画师良秀热衷于艺术真实的性格——这个独特的性格正体现了阶级关系的总和。因而特别显得深刻感人。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把他的观点隐藏得多么巧妙。

象世居在堀川的太老爷这样的人，不要说是在过去，就是在后世，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媲美的了。听传闻说太老爷还在娘胎里的时候，老夫人就梦见大威德明王^①站在她的枕旁，因此他诞生带来的秉赋，和普通人更是迥乎不同。所以呀，太老爷做事，没有一件不是出乎我们平常人的意料之外。直截了

① 佛教五大明王之一，系阿弥陀如来所变，摧伏毒害众生的一切毒蛇与恶龙。

当地说吧，当你拜见堀川府邸的建筑规模时，也许会说它宏伟，也许会说它豪壮，总而言之是我们庸人凡夫之所不能想象得及的，只能是瞠目结舌，其中也有人对堀川府邸妄加评论，把太老爷的性情和秦始皇、隋炀帝相比，然而这正如俗语所说，是瞎子摸象罢了。太老爷的尊意，决不是自图荣华富贵。比起荣华富贵来，他更体念百姓的疾苦，也就是说，他有着以普天下之乐而同乐的那种阔达的气度呵！

因此，就是碰上二条大宫①里的夜行群鬼，太老爷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违和。另外，因模仿陆奥地方盐灶景色而驰名的东三条的河原院，传说每天夜里都出现左大臣源融②的亡灵，即使是这个亡灵，受到太老爷一声叱喝，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太老爷既然这么样的威风凛凛，那时候京都的男女老幼，只要一谈起来，当然也就异口同声地尊崇他是菩萨再生。还曾经有过一桩事，在皇宫参加赏梅宴会回来的路上，太老爷车子的牛脱了缰绳，把那当儿过路的一个老人给撞伤了，可是这个老人反而合手致意，感谢让太老爷的牛给撞上了。

凡此种种，太老爷一生在世，足以流传后世的事，确乎是很多的。一次飧宴，太老爷赠赐的礼物，仅白马一宗就是三十匹。为了修建长良桥，他把自己最宠爱的传童，埋到桥基下边去。他还请来秉承华陀之术的中国僧人，为他腿上的疮开刀。——这些事真是多得无其数。但是，在很多这些轶事当中，最使人惊心动魄的，大概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太老爷府上珍藏着的地狱图的来历了。就连平时不露声色的太老爷，只要一站在

① 在京都中京区。

② 源融(822—895)，嵯峨天皇皇子，历任皇家要职，被称河原院、河原左大臣、河原大臣，《古今集》作者，宅第在京都六条坊门南万里小路东，楼阁金石，极尽豪华，特别是以模仿陆奥煮灶景色驰名，后因皇位问题被杀，传说鬼魂常夜行。

这幅屏风前，也会震惊不已。侍奉在近侧的我这时也魂飞魄散，就更用不着去说了。就中我个人，虽说侍奉太老爷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种令人可怕的情况，从来也没有碰到过。

可是，在我讲故事之前，有必要先讲讲画了地狱图屏风的那个叫良秀的画师的事。

二

说起那个良秀来，就是在现在，大概还会有人记得他的那些事。在挥笔画画上，那时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是个有名的画师。发生那件画地狱图的事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乍眼一看，矮个子，瘦得皮包骨，象是心地不良的老头。当他走进太老爷府邸的时候，穿着颜色颇深的官便服，戴着黑帽子，人品显得至为卑劣，不知道为什么，和他老年人很不相称的嘴唇，红得刺眼，样子使人很害怕，觉得他简直象匹野兽。有人说，他嘴唇那么红，是因为舔画笔舔的，不过这说法令人费解。有人特别好挖苦，说良秀的举止动作象个猴子，就给他送了个“猴子秀”的译名。

说起“猴子秀”来，还有一段故事。那时在太老爷府邸里，良秀的十五岁的独生女，作了侍女。她一点也不象自己的生身父亲，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母亲，为人很会体贴，举止庄重，聪明伶俐，不象个年轻的女孩子，事事谨严恭谦，从太夫人到下边的侍女们，都非常喜欢她。

真也凑巧，丹波国^①献上了一只驯服了的猴子，非常喜欢瞎胡闹的年轻的老爷，就给猴子起名叫“良秀”。只是因为那个猴儿的样子很可笑，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府邸里没有一个

^① 日本旧时地名，在今京都府、兵库县。

人不笑的。只是笑笑倒也没有什么，人们还拿它寻开心，每当猴儿爬到院里松树上的时候，或者弄脏了屋子里的草席的时候，人们就会发出“良秀，良秀！”的斥责声，想方设法作弄它。

有一天，方才已经讲过的良秀的女儿，拿着系着信笺红梅枝，打长廊经过，那时候从远处屋门那儿，小猴良秀的腿脚大概是摔伤了，已经没有劲头象平常那样爬到柱子上去，它一跛一拐，一溜烟地跑了过来。而跟在后边的年轻的老爷，手拿树条子，一边喊着：“偷柑桔的贼，抓住它！抓住它！”一边追了过来。良秀的女儿看到的那一瞬间，犹豫了一下。可是逃过来的猴儿，一把揪住了她的衣裙边，发出苦苦的哀啼声。这时候，良秀的女儿大概是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怜悯之心呐！她一只手仍然拿着红梅枝，另一只手轻轻展开紫色的褊裆袖，把小猴温存地抱了起来，走到年轻的老爷跟前，弯下细腰，用清澈爽朗的声音说：“真是个可憎的畜生！请老爷宽恕它吧！”

可是，年轻的老爷正追在兴头上，便显出为难的脸色，几次三番地把脚顿得挺响。

“袒护它干什么？这个猴子是偷柑桔的贼！”

“请原谅，它是个畜牲……”

姑娘又说了一遍，显出凄凉的微笑。

“一把它叫良秀，我就觉得父亲受到了一顿训斥，不论怎么的也看不过眼！”姑娘好象下了最后的决心似地这么说。这使得年轻的老爷，也屈服了。

“是吗？如果是给你的父亲求情，好歹就宽恕了它吧！”

年青的老爷不情愿地同意了，扔掉了树条子，朝原先屋门的方向，又走了回去。

三

良秀的女儿和这个小猴成了要好的朋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姑娘把小姐赐给她的金铃，从漂亮的火红的衣带上解下来，系到小猴儿的脖颈上。而猴儿不论是怎么的，也很少离开姑娘身边。有时候姑娘感冒着了躺在床上时，小猴就规规矩矩坐在枕头旁边，一副心神不宁的脸色，频频咬着爪子。

这以后，也真奇怪，谁也不象过去那样去欺负这个小猴了。不但这样，人们渐渐觉得它很可爱，到后来甚至年轻的老爷，也常常扔柿子、栗子给它，如果有哪个仆人踢了这猴儿，年轻的老爷就会勃然大怒。后来太老爷特地叫良秀抱着猴儿，到他那儿去，大概是因为听说年轻的老爷为这猴儿发了脾气的事。同时，姑娘喜爱猴儿的情由，自然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

“真是个孝子呵！理应褒赏！”

根据太老爷的意思，姑娘这时得到了红衬衣的恩赏。而猴儿对这件衬衣和姑娘的态度一样，恭恭敬敬地拜受了。太老爷一看，更是欣喜万分。所以，太老爷对良秀女儿的赏赐，那完全全是对喜爱这猴儿所表现的孝行恩爱之美德的褒奖，而决不是象世间多方流传的那样，是喜欢女色。当然啦，这些流言蜚语的乍起，也不是毫无情由。这些事等我到后边，再慢慢来说。在这儿我只想说一句：不管她长得多么美丽动人，太老爷那种身份的人也不会爱上画匠这类人的姑娘。

良秀的女儿在太老爷面前大为露脸，光彩地退了下来。但她本是个乖巧伶俐的女子，所以没有受到心地卑下的侍女们的嫉妒。相反地打那以后，她和猴儿一起处处受到喜爱，更是不离小姐的近侧，游览车的随从总也缺不了她。

不过，姑娘的事我们暂且打住，现在再谈谈父亲良秀的事